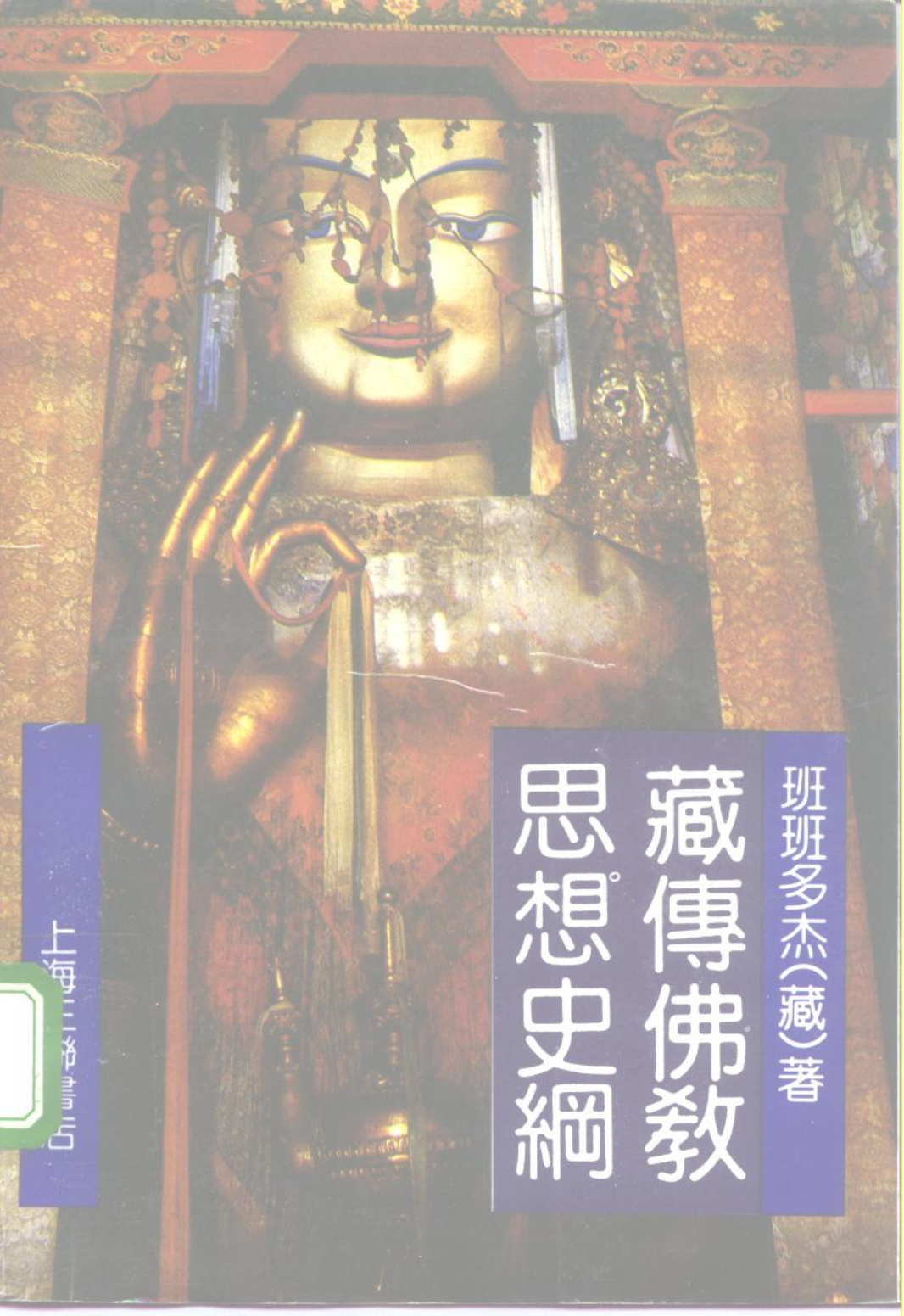




班班多杰(藏)著

藏傳佛教
思想史綱

上海三聯書店

B949.2
20

藏傳佛教

思想史綱

班班多杰(藏)著



(沪)新登字 117 号

特约编辑 倪为国

封面设计 桑吉芳

藏传佛教思想史纲

班班多杰(藏)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插页：3 字数：294000

印数：1—2000

ISBN 7-5426-0510-0/K·49

定价：10.00 元

序

任继愈

佛教起源古天竺，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它的影响逐渐从印度次大陆扩展开去，南传东南亚，北传中国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佛教传到中国，又分为三个支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①及傣族佛教。

傣族佛教至今仍在我国云南边疆地区流传。汉地佛教兴盛于汉地，但它不限于汉地，它随着中原文化的国际交流，已远播于海外，像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都是由汉地佛教孳乳推广出去的。藏传佛教的基地在西藏地区，但这一支佛教的影响也大大超出了今天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它传到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内蒙、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远东地区。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日本各国也有了藏传佛教的研究者。

不论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都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民族间的相互促进做出过重大贡献。从民族关系来说，我国境内五十多个民族世世代代栖

^① 藏传佛教是在西藏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影响地区不限于西藏，民族也不限于藏族，在国内有土族、裕固族、纳西族、蒙古族。因此，我们编写宗教词典，称为“藏传佛教”。这一名称已为多数宗教研究者所接受。

2 序

息在这块土地上，经过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建设，从而形成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整体之中，各民族又各自保持和发展着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以汉藏两族关系为例，汉族离不开藏族，藏族离不开汉族，不这样，即不成为中华民族；从佛教文化关系来说，汉地佛教离不开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离不开汉地佛教，不这样，即不成为中国佛教。

佛教文化与一切文化一样，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有它成长发展的过程；它也和一切文化一样，也有它精华与糟粕部分。它的精华部分将为中华民族建设精神文明提供思想资料，是建设四化不可缺少的传统文化支柱。

西藏佛教史是中国佛教史的组成部分，写中国佛教史，缺了藏传佛教，就不完整。作为一个中国佛教史工作者，多年来一直盼望有我们自己的西藏佛教史问世。这个盼望总算实现了，尤其可喜的是该书出自藏族青年学者之手。我十分高兴地读了班班多杰同志的部分手稿。《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一书的问世，是一件好事。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是一个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两部关于藏传佛教的著作，远远不够。同样书名的西藏佛教史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百家争鸣，写出若干种。此外藏传佛教中的流派史、断代史、专书、专题、专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我们期待着祖国文化领域里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陆续出版，为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前 言

佛教自印度和汉地传入藏区后，便在青康藏高原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里孕育增长和兴盛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藏传佛教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它浓厚的雪域气息和独特的藏族风格迥异于印度佛教。基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对象，我们研究藏传佛教史时，在论述的重点范围、史料的筛选原则等方法论问题上，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界定。这个问题在汉地佛教史的研究中早已被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冯友兰先生早在40年代就指出，佛学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佛学，另一种是在中国的佛学，前者是指由中国人发展和创造起来的佛学；而后者则是中国人译传过来的印度佛学。在研究佛教时应作这两种区分。还有许多学术界的前辈也在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上向我们示教再三，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也努力为之。他们提出研究中国佛教史，首先要揭示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的异同，探寻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发展、改造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名符其实的中国佛教史。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三支系之一，研究藏传佛教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方法论原则。根据藏传佛教发展史的实际状况，在研究中似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研究藏传佛教史，其重点应放在对藏传佛教哲学理论与修行实践的阐释、剖析和评介方面，也就是说藏族人对印度佛教的哲学理论和修行实践方面有哪些创新和改造，提出了

哪些与印度佛教思想不同的命题思想、修持方式。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解决。一方面要理清佛教和藏族传统宗教苯教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清佛教内部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佛教和苯教之间不仅有相互排斥、斗争的对立性，还有互相联系、吸收的统一性。这种矛盾关系发展到最后，便出现了苯教更多的融摄了佛教的名词概念、教义思想、修行方式、仪轨制度，并形成了记载这些东西的一部部苯教经典，更为有趣的是苯教徒也搞出了总汇他们学说的大藏经，即苯教《甘珠尔》和《丹珠尔》。在苯教的这些大藏经中，不但有苯教固有的传统思想，还有佛教的思想学说，并且更多的是佛教的理論，这样，苯教在思想上与佛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共似性越来越多了，以致出现了佛教化的苯教。这是苯教吸收佛教思想的必然结局。这种苯教既不同于藏族的传统苯教，也有别于印度的佛教思想，它是吸收了印度佛教理论和藏族固有苯教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改铸融合而成的新思想、新体系。这种佛教化了的苯教就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传佛教史中最具特色、最富异彩的思想。它可以作为整个佛教藏族化过程的主要标志。所以，研究藏传佛教史，应该梳理、挖掘这份遗产。具体讲，佛教传入以前，苯教在哲学思维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苯教徒在什么样的理论上摄取了佛教的哪些哲学思想。只有搞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抓到藏传佛教的本质特点。

其次，搞清佛教内部各类经典和各宗各派的关系问题。佛教自传入藏区后，靠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机制，在青藏高原这样一种特殊的土壤里，使它自身发生了很多变异，以致愈来愈失去印度佛教的本色。这种情况在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各宗派中显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独创的方法。

这是指藏族佛教学者根据对佛教思想的独特领悟和修行实践的奇特体验之基础上提出的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思想的新命题和新思想。随着佛教思想在藏区的深入发展，译出佛经的大量增加，佛教义理的逐渐通晓，藏族佛教学者对佛教理论进行独立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于印度佛教思想，甚至和印度佛教思想背道而驰的学说。据有人认为，宁玛派的“大圆满法”概念没有出现在印度佛教的任何典籍中，觉朗派独创的“他空见”思想就和印度佛教的中观宗思想是绝对对立的。藏族现代著名佛学家根敦群佩的佛教思想也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牴牾的，这些思想各立门户、标新立异，表现出了异端倾向。这是佛教思想藏族化的突出的表现方式，反映出藏族僧人为佛教藏族化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努力。记载这些思想的著述有：觉朗派的创立人裕莫·木居多杰的《时轮》、笃补巴·西饶坚赞的《山居了义海论》、《第四结集》、乔勒南杰的《广略破迷论》，聂温贡噶白的《宗派光严论》、根敦群佩的《集中观甚深精要之嘉言——龙树意趣庄严论》等。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藏族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创新和发挥，是藏族化的佛教著作，具有藏族佛教哲学思想史料的重要价值。

2. 糅合的方法。

这是指藏族佛教学者将佛教各宗各派、各类佛典的思想学说兼收并蓄、筛选取舍、融会贯通之后所重构的自己宗派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的各个部分可在印度佛教各派思想中找到它们的原型。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思想体系，则在印度佛教中已见不到它的踪影了。例如宁玛派的“大圆满法”教义、萨迦派的“道果法”教义、噶举派的“大手印法”教义等都有这个特征，

4 前 言

都是这种融合重构的佛教新宗派。这一事实集中地表现了藏族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的消化吸收，标明藏传佛教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记载这些佛教思想的著述有：格鲁派的创立者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与《密宗道次第广论》；宁玛派著名佛教学者隆钦然绛巴的《七宝藏论》；萨迦班智达的《三律仪差别论》、《正理藏论》；达波噶举的创建人达波拉杰的《道次第解脱庄严论》等。这些藏族佛教学者撰写的著作，是佛教藏族化的突出标志和体现。

3. 判教的方法。

在藏传佛教中，判教的方法在各宗派的佛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判教，就是对所有佛学理论、各宗学说、各类经典加以分科组织、统一安排，即不以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各宗各派所尊奉的思想和所依据的经典，而是把各宗派的各种不同的经典作为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根器”和不同水准的善男信女所讲的法，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差异，根据这一情况，便把各派思想和各种经典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来区分高下等级，分别安排，给予一定的位置。在这种分科组织的判教过程中，把自己一派的理论学说置于各派之上。

印度佛教有一个由从小乘的说一切有部、经部到大乘的唯识宗、中观宗再发展到密宗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传入藏区时，则打乱了这种内在的发展顺序，当佛教输入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藏人便按自己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水平，对佛教的各类经典和各宗各派，按高低深浅排队，形成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梯队。这就产生了判教的需要。这也为藏传佛教产生不同宗派投下了基因。

根据这样一个方法论原则，本书的内容围绕着两个方面展

开的，一方面揭示了苯教和佛教的对立统一关系，另一方面评介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思想。

在揭示苯教和佛教的关系方面，以宗教学、文化学及哲学的多维视野，从对藏族传统宗教——苯教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引出了藏族传统认识史的逻辑起点和发展轨迹，认为藏族传统的认识发展史经历了万物有灵、原始的宇宙发生论、天神观念、本无空寂这样四个不同的阶段，到本无空寂阶段时，藏族的世界观就以哲学理论的形态出现了。

在论述藏族认识发展史时，并没有单纯、孤立的就思想而论思想，而是把藏民族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置放于藏族社会特定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思想基础的广阔背景中，并努力在丰富的藏族传统史料和科学的哲学思维的融合中作出新的观照。笔者采取这种历史描述和逻辑分析统一起来的方法，其目的是试图克服史论脱节的偏颇。在史论结合方面作一些有益的尝试。

另外，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佛教传入藏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尤其是论述了佛教传入藏区的思想条件。这个问题一直在藏传佛教的研究中无人问津，本书则把这个问题作为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来，并根据有限的资料，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佛教传入藏区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块文化基础较为丰厚的土地，在藏族传统思想中就有类似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行善积德、一切皆空的思想，此论点虽然与佛教理论迥异其趣，但论题非常接近，这些思想为佛教的传入和深入发展架设了“精神桥梁”，准备了“思想土壤”。如果没有藏族这些传统思想文化的浸润和铺垫，藏民族便进不了佛教思辨哲学的殿堂。佛教纷至沓来，就同藏区苯教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一种既互相矛盾、斗争，又互相吸收融合的对立统一关

系。这种矛盾关系运行到一定的程度便导致了两种结果：

1. 使藏民族的思想文化饱受了一次理性的洗礼和文明的滋养。从而深化了藏族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准，培养了藏族抽象思维的能力和兴趣，塑造了藏族的心理素质、人道伦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

2. 苯教，正是从佛教的思想体系中搬来了传统苯教所缺乏的基本教义、名词概念、修持方式、仪轨制度，从而使苯教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佛教化了的苯教，至此，苯教才得以实现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深化。不妨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苯教就很难有后来的那种面貌，这种阳苯阴佛的苯教，实质上即是最富有藏民族特色的佛教思想，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还以第一手藏文资料，把藏传佛教各宗派放在藏族社会历史状况、政治经济形势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认为藏传佛教各宗派产生嬗变的终极原因是：（1）教理教规上的分歧；（2）传法世系上的不同；（3）政治经济权力上的争夺。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教义思想是藏传佛教思想史的基本内容，因此文中不惜笔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丰富的藏文史料为基础，对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朗派、格鲁派等五大宗派的教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系构架，不同特点，理论渊源，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阐释、剖析和比较。这是全书的重点。

佛教思想传入藏族地区已经一千多年了，期间经过被搁置、礼遇、排斥、变形、适应，今天已与藏民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佛教文化心物结合的层次方面看，佛教深深地浸入到了藏族本土文化之中，从而形成了本土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融会

贯通、独具特质的藏族哲学、文学、教育、法律、制度、天文、医学、美术、建筑、宗教、音乐、语言等文化系统。人们所熟知的藏族大小五明，即大小五种学问^①，虽然来自印度佛教，但藏族人在运用时融进了本土文化的成分。从而进一步补充、丰富、完善、深化了藏族心物文化的内容，其贡献是重大的。可以想见，如果藏族传统文化中不输入佛教文化的新鲜血液，则今天的藏族文化不会有色彩斑斓、博大精深、蔚为壮观的面貌。因此，心物层次的佛教文化对藏民族来说利大于弊。

从佛教文化纯粹心理的层次方面看，佛教的信仰观念已渗透到藏族人的理想信念、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道德规范、性格习俗、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中，积淀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藏族人内在文化心理特质的现实存在和精神支柱。我们只要深入到藏族地区，即从他们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方式中；从他们对待自己、老幼、祖先、财产的态度中；从他们对出生、死亡、婚姻、姓名、疾病、牧羊、耕种的模式中；从他们的房屋建筑、服饰用具等习俗中；从他们诵经朝拜的行为中，都可感触到这种物化了的现实存在。佛教文化的这种心理层面已成为大多数藏族人的民族性格或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足见其影响可谓浹于骨髓、润于四体，深远而广泛。佛教文化心物结合的层面和纯粹心理的层面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交渗互涵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存在着起主导作用的基干，这个基干便是佛教的心理层面，从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如果在藏民族的情感内核、心理结构中不注入佛教的心理层面（信仰观念），今天的藏民族也不会背负

① 大五明：工巧明，即工艺学；医方明，即医学；声明，即声律学；因明，即正理学；内明，即佛学。小五明：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历算学。

如此沉重的历史积淀。因此，佛教文化中纯粹心理的层面对藏族来说弊大于利。

佛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藏族人经过选择的一种宗教文化体系，既然选择的是一种完整的体系，则必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可能完全地去择善选优，舍恶弃莠，更何况利弊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着。用现在的科学观点分析，佛教，对于藏民族，既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又是一大沉重的历史包袱。两者同时并存、兼而有之。因此，我们对藏传佛教要采取一个客观、全面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其精华，舍弃其糟粕，繁荣祖国学术，发展民族文化。

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作为藏传佛教思想史纲，未能论及的内容很多，主要的有四点：第一，没有写藏传因明学；第二，没有写近现代藏传佛教思想史；第三，没有写希解派的佛教思想；第四，没有写格鲁派的密宗思想。少了这四个部分，实在是一大遗憾。另外，此书中没有写噶当派的佛教思想，这是因为当时考虑到本宗派的佛教思想和其他宗派思想相比，缺乏较为浓厚的特点，再者，噶当派的很多思想与格鲁派思想相重合、相交叉，故尔略之。现在看来，可写的东西还是不少，这些都是我以后努力要做的。当然，补充、修订后的此书，还要坐等再版的良机了。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藏族原始思维和远古苯教的发端	1
第一节 远古的藏族思维和苯教的形成	2
第二节 苯教派系的产生和演变	20
第二章 佛教的输入隆盛与苯教的佛教化	48
第一节 佛苯混合体：觉苯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48
第二节 佛教的传入和昌盛	67
第三节 外来佛教与传统苯教之间的冲突	70
第四节 佛教化了的苯教：觉苯派	79
小 结 他山之石与输血之理	107
第三章 汉地佛教在藏区的传播和影响	110
第一节 汉地佛教在吐蕃的兴起和发展	111
第二节 汉印佛教的冲突	115
第三节 摩诃衍那顿悟思想的渊源	124
第四节 汉地禅宗思想对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影响	126
第四章 藏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形成	132
第一节 藏传佛教各大宗派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132

2 目 录

第二节	藏传佛教各大宗派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	137
第三节	藏传佛教各大宗派形成的思想文化土壤	139
第四节	佛教在藏区再度弘传的过程	145
第五章	藏传佛教宗派之一：宁玛派的佛教思想	149
第一节	宁玛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传法世系	149
第二节	宁玛派的佛教思想	156
第三节	宁玛派佛教思想渊源	184
第六章	藏传佛教宗派之二：萨迦派的佛教思想	189
第一节	萨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传法世系	189
第二节	萨迦派的历史作用	192
第三节	萨迦派的佛教思想	195
第四节	萨迦派佛教思想渊源	222
第七章	藏传佛教宗派之三：噶举派的佛教思想	228
第一节	噶举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传法世系	228
第二节	噶举派的佛教思想	233
第三节	噶举派佛教思想渊源	262
第八章	藏传佛教宗派之四：觉朗派的佛教思想	267
第一节	觉朗派的传法世系	267
第二节	觉朗派的佛教思想	270
第三节	觉朗派佛教思想渊源	273
第九章	藏传佛教宗派之五：格鲁派的佛教思想	281
第一节	格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282
第二节	格鲁派的传法世系	288

第三节 格鲁派的佛教思想	293
第四节 格鲁派佛教思想渊源	317
结 语	325
附 录 宗派建立宝鬘论	341
索 引	367
参考书目	385
后 记	389

第 一 章

藏族原始思维和远古苯教的发端

藏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时代精神精华，民族精神荟萃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孕育、躁动和诞生的过程。在藏族的认识史上，最早的世界观产生于这样的时期：藏族先民对自己的主体地位有了一定的意识，能够把外部世界作为客观对象明确区分开来。而通过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客观对象，并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哲学的初步体系，只是藏族传统宗教——苯教发展到产生派别之后才出现的。藏民族在最初的一段缓慢而漫长的岁月里，其思维活动襁褓在原始的宗教观念中，只能在幻想和神话中构造自己的世界图式，这是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和狭隘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此种情况，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如此。只有当社会实践的水平使藏民族的思维能力达到了从感性到理性、从特殊到一般、从形象到抽象，并产生出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时，其理性思维才冲破了愚昧的宗教观念而逐渐开启，建立起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世界观的体系，于是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的哲学便诞生了。

总之，藏族哲学思想的萌芽、产生和演变记录了藏族人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运动、发展规律认识的曲折历程。是对各时代所达到的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发展水平的